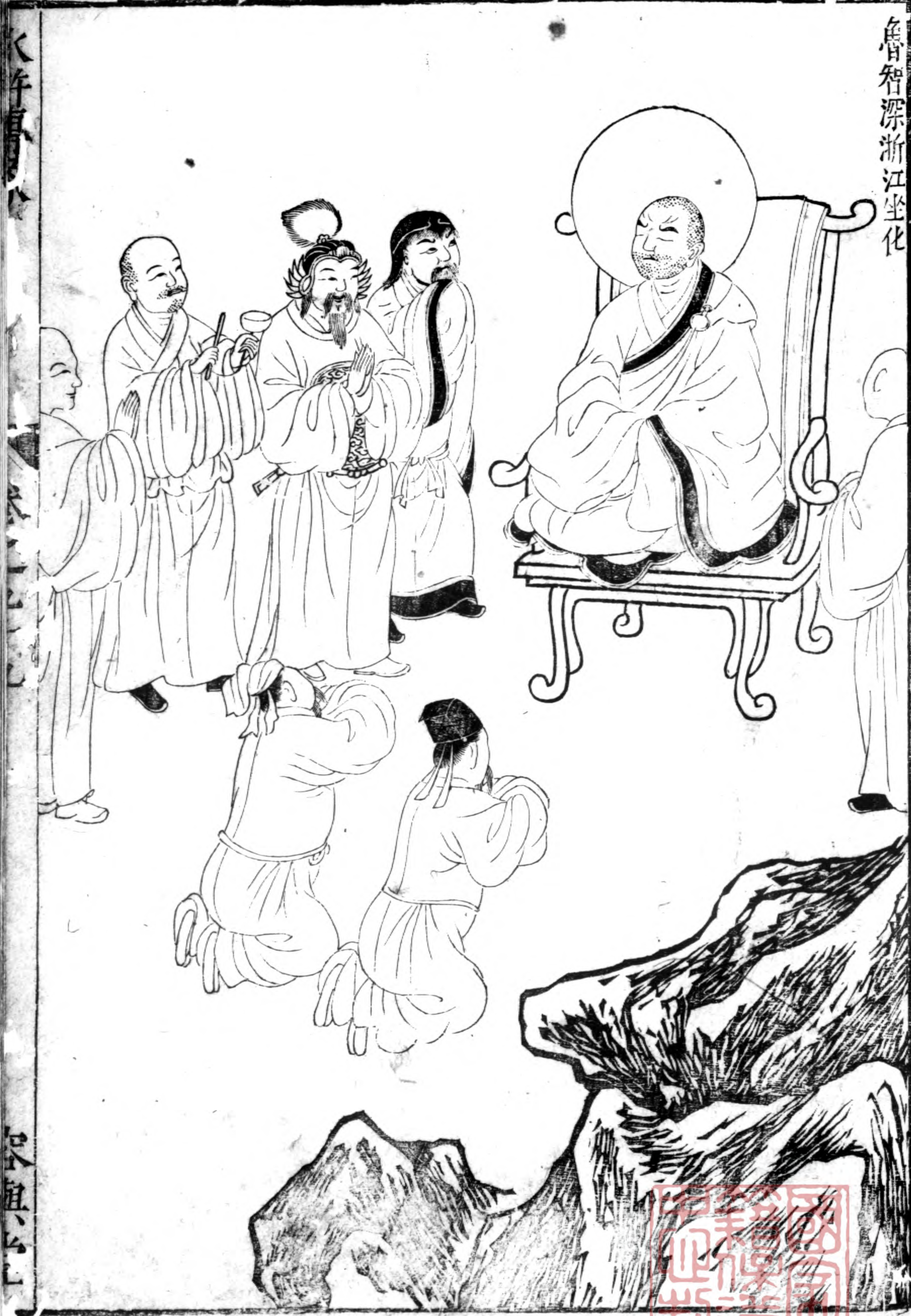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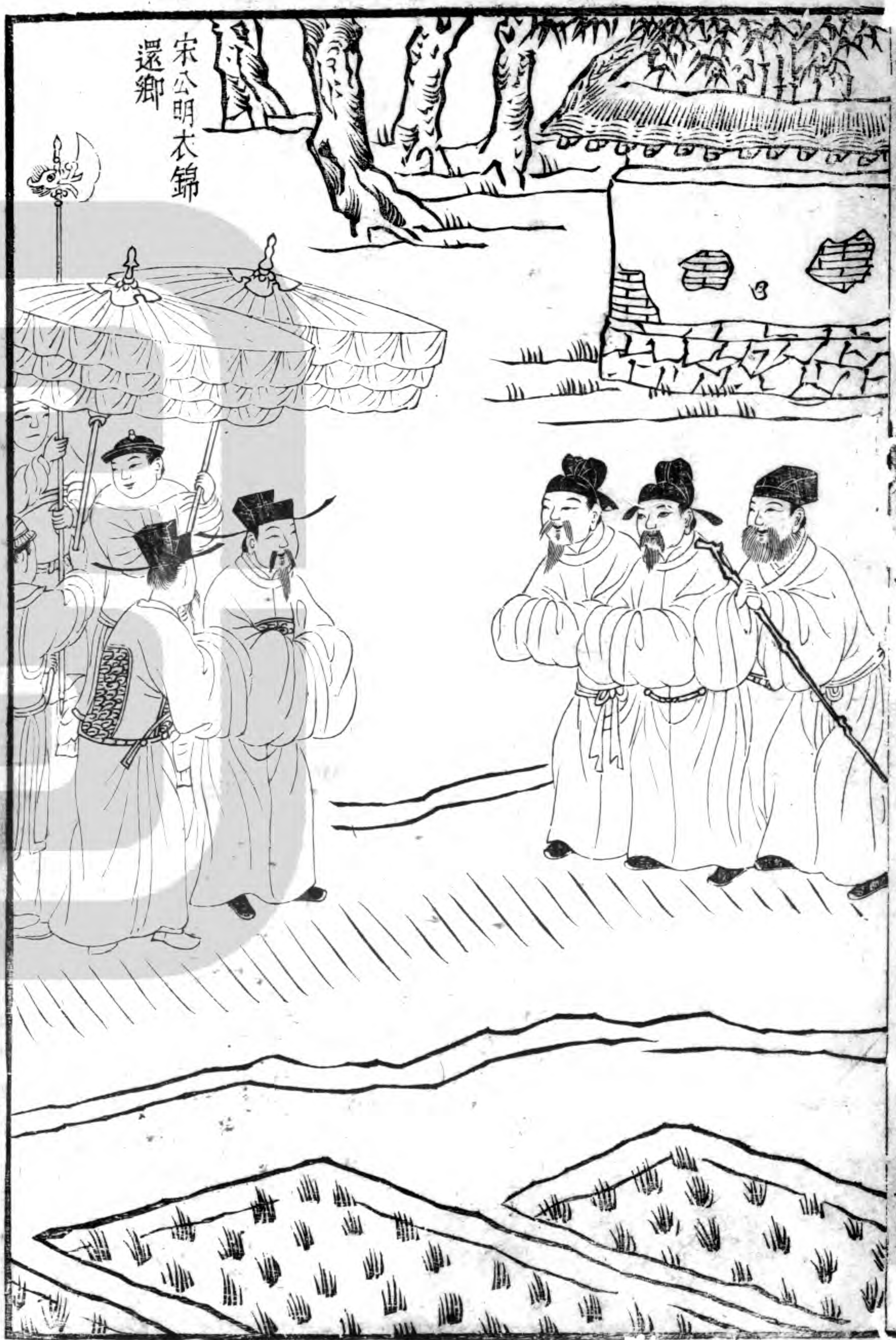
魯智深浙江坐化



水滸傳

卷之...





宋公明衣錦還鄉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十九

第九十九回

魯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錦還鄉

詩曰

鐵石禪機已點開 錢塘江上早心灰 六和寺內月
 明夜 三竺山中歸去來 衲子心空圓寂去 將軍
 功遂錦衣回 兩人俱是男兒漢 不忝英雄濟世才
 話說當下方臘殿前啓奏愿領兵出洞征戰的正是東床
 駙馬王爵都尉柯引方臘見奏不勝之喜是今日天幸得
 駙馬冒矢石之威出戰草寇愿逞奇才復興社稷柯駙馬
 當下同領南兵帶了雲壁奉尉披掛上馬出師方臘將自

已金甲錦袍賜與駢馬又選一騎好馬叫他出戰那駢馬
怎生結束

頭戴鳳翅金盔身披連環鉄甲上穿團龍錦袍腰繫獅
蠻束帶足穿抹綠皂靴跨懸雕弓鉄箭使一條穿心透
骨點鋼鎗騎一疋能征慣戰青驄馬

那柯駢馬與同皇姪方杰引領洞中護御軍兵一萬人馬
駕前上將二十餘員出到幫源洞口列成陣勢却說宋江
軍馬困在洞口已教將佐分調守護宋江在陣中因見手
下弟兄三停內折了二停方臘又未曾拿得南兵又不出
戰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只聽得前軍報來說洞中有軍馬
出來交戰宋江盧俊義見報急令諸將上馬引軍出戰擺

開陣勢看南軍陣裡當先是柯駢馬出戰宋江軍中誰不
認得是柴進宋江便令花榮出馬迎敵花榮得令便橫鎗
躍馬出到陣前高聲喝問你那厮是甚人敢助反賊與吾
天兵敵對我若拏住你時碎屍萬段骨肉爲泥好好下馬
受降免汝一命柯駢馬答道吾乃山東柯引誰不聞我大
名量你這厮們是梁山泊一夥強徒草寇何足道哉偏俺
不如你們手段我直把你們殺盡尅復城池是吾之愿宋
江與盧俊義在馬上聽了尋思柴進說的話語言中必無
背逆之心他把柴字改作柯字柴卽是柯也進字改作引
字引卽是進也吳用道我想柴大官人未曾落草時尚且
專藏犯罪做私商之人今日安肯忘本盧俊義道且看花

不該疑
柴進疑
了反無
鄭印

榮與他迎敵當下花榮挺鎗躍馬來戰柯引兩馬相交二
般軍器並舉兩將聞到間深裡絞做一團紐做一塊柴進
低低道兄長可且詐敗來日議事花榮聽了畧戰三合撥
回馬便走柯引喝道敗將吾不趕你別有了得的叫他出
來和俺交戰花榮跑馬回陣對宋江盧俊義說知就裡吳
用道再叫關勝出戰交鋒當時關勝舞起青龍偃月刀飛
馬出戰大喝道山東小將敢與吾敵那柯駙馬挺鎗便來
迎敵兩箇交鋒全無懼怯二將聞不到五合關勝也許敗
佯輪走回本陣柯駙馬不趕只在陣前大喝宋兵敢有強
將出來與吾對敵宋江再叫朱仝出陣與柴進交鋒往來
廝殺只瞞衆軍兩箇聞不過五七合朱仝詐敗而走柴進

此時公
主聞知
報亦必
大喜

趕來虛搦一鎗朱仝奔馬跑歸本陣南軍先搶得這匹好
馬柯駙馬招動南軍掩殺過來宋江急令諸將引軍退去
十里下寨柯駙馬引軍追趕了一程收兵退回洞中已自
有人先去報知方臘說道柯駙馬如此英雄戰退宋兵連
勝三將宋江等又折一陣殺退十里方臘大喜叫排下御
宴等待駙馬卸了戎裝披掛請入後宮賜坐親捧金杯滿
勸柯駙馬道不想駙馬有此文武雙全寡人只道賢婿只
是文才秀士若早知有此等英雄豪傑不致折許多州郡
煩望駙馬大展奇才立誅賊將重興基業與寡人共享太
平無窮之富貴同樂悠久興復家邦柯引奏道主上放心
爲臣子當以盡心報効同興國祚明日謹請聖上登山看

柯引廝殺立斬宋江等輩方臘見奏心中大喜當夜宴至更深各還宮中去了次早方臘設朝叫洞中敲牛宰馬令三軍都飽食已了各自披掛上馬出到幫源洞口搖旗發喊擂鼓搦戰方臘却領引近侍內臣登幫源洞山頂看柯駙馬廝殺有詩爲證

駙馬提兵戰六師 佯輸詐敗信爲之 勾連方臘親臨陣 一鼓功成計更奇

且說宋江當日傳令分付諸將今日廝殺非比他時正在要緊之際汝等軍將各各用心擒獲賊首方臘休得殺害你衆軍士只看南軍陣上柴進回馬引領就便殺入洞中併力追捉方臘不可違悞三軍諸將得令各自磨拳擦掌

掣劍拔鎗都要據掠洞中金帛盡要活捉方臘建功請賞當時宋江諸將都到洞前把軍馬擺開列成陣勢只見南兵陣上柯駙馬立在門旗之下正待要出戰只見皇姪方杰立馬橫戟道都尉且押手停騎看方某先斬宋兵一將然後都尉出馬用兵對敵宋兵望見燕青跟在柴進後頭衆將皆喜道今日計必成矣各人自行準備且說皇姪方杰爭先縱馬搦戰宋江陣上關勝出馬舞起青龍刀來與方杰對敵兩將交馬一往一來一翻一復戰不過十數合宋江又遣花榮出陣共戰方杰方杰見兩將來夾攻全無懼怯力敵二將又戰數合雖然難見輸贏也只辦得遮攔躲避宋江隊裡再差李憲朱仝驟馬出陣併力追殺方杰

見四將來夾攻方纔撥回馬頭望本陣中便走柯駙馬却在門旗下截住把手一招宋將關勝花榮朱仝李應四將趕過來柯駙馬便挺起手中鉄鎗奔來直取方杰見頭勢不好急下馬逃命時措手不及早被柴進一鎗戳着背後雲奉尉燕青趕上一刀殺了方杰南軍衆將驚得呆了各自逃生柯駙馬大叫我非柯引吾乃柴進宋先鋒部下正將小旋風的便是隨行雲奉尉卽是浪子燕青今者已知得洞中內外備細若有人活捉得方臘的高官任做細馬揀騎三軍投降者俱免血刃有生抗拒者斬首全家回身引領四將招起大軍殺入洞中方臘領着內侍近臣在幫源山頂上看見殺了方杰三軍潰亂情知事急一脚踢翻

了金交椅便望深山中奔走宋江領起大隊軍馬分開五路殺入洞來爭捉方臘不想已被方臘逃去止拏得侍從人員燕青搶入洞中叫了數箇心腹伴當去那庫裡擄了

兩擔金珠細軟出來就內宮禁苑放起火來柴進殺入東

宮時那金芝公主柴進自縊身死柴進見了就連宮苑燒化以

下細人放其各自逃生衆軍將都入正宮殺盡嬪妃彩女

親軍侍御皇親國戚都擄掠了方臘內宮金帛宋江大縱

軍將入宮搜尋方臘却說阮小七殺入內苑深宮裡面搜

出一箱却是方臘偽造的平天冠袞袍碧玉帶白玉珪

無憂履阮小七看見上面都是珍珠異寶龍鳳錦文心裡

想道這是方臘穿的我便着一着也不打緊便把袞龍袍

趣人也
趣人是

妙人竟
得直恁
快人意

穿了繫上碧玉帶着了無憂履戴起平天冠却把白玉圭
插放懷裡跳上馬手執鞭跑出宮前三軍眾將只道是方
臘一齊鬧動槍將攏來看時却是阮小七眾皆大咲這阮
小七也只把做好嬉騎着馬東走西走看那眾將多軍槍
擄正在那里鬧動早有童樞密帶來的大將王稟趙譚入
洞助戰聽得三軍鬧嚷只說拏得方臘逕來爭功却見是
阮小七穿了御衣服戴着平天冠在那里嬉咲王稟趙譚
罵道你這厮莫非耍學方臘做這等樣子阮小七大怒指
着王稟趙譚道你這兩箇直得甚鳥若不是俺哥哥宋公
明時你這兩箇驢馬頭早被方臘已都砍下了今日我等
眾將弟兄成了功勞你們顛倒來欺負朝廷不知備細只

道是兩員大將來協助成功王稟趙譚大怒便要胡說和阮小

七火併當時阮小七奪了這又不是小校鎗便奔上來戮王稟呼延

灼看見急飛馬來隔開已自有軍校報知宋江飛馬到來

見阮小七穿着御衣服宋江吳用喝下馬來剝下違禁衣

服丟去一邊宋江陪話解勸王稟趙譚二人雖被宋江并

眾將勸和了只是記恨于心當日帶源洞中殺的屍橫遍

野流血成渠按宋鑑所載斬殺方臘蠻兵二萬餘級當下

宋江傳令教四下舉火監臨燒毀宮殿龍樓鳳閣內苑深

宮珠軒翠屋盡皆焚化但見

黑烟罩地紅燄遮天金釘朱戶灰飛碧瓦雕簷影倒三

十六宮煨燼火七十二苑作飛灰金殿平空不見巖峩

氣象玉塔迸裂全無錦綉花紋金水河不見丹墀御道
午門前已無臣宰官僚龍樓移上九重天鳳閣盡歸南
極院

當時宋江等衆將監看燒毀了幫源洞中宮殿器皿屋宇
樓閣引軍都來洞口屯駐下了寨柵計點生擒人數只有
賊首方臘未曾獲得傳下將令教軍將沿山搜捉告示鄉
民但有人拿得方臘者奏聞朝廷高官任做知而首者隨
卽給賞却說方臘從幫源洞山頂落路而走忙忙似喪家
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便望深山曠野透嶺穿林脫了楮
黃袍丟去金花幞頭脫下朝靴穿上草履麻鞋扒山奔走
要逃性命來連夜退過五座山頭走到一處山凹邊見一箇

草菴嵌在山凹裡方臘肚中饑餓却待正要去茅菴內尋
討些飯吃只見松樹背後轉出一箇胖大和尚來一禪杖
打翻便取條繩索綁了那和尚不是別人是花和尚魯智
深拿了方臘帶到草菴中取了些飯吃正解出山來却好
迎着搜山的軍健一同幫任擒捉方臘來見宋先鋒宋江
見拿得方臘大喜便問道吾師你却如何正等得這賊首
着魯智深道酒家自從在烏龍嶺上萬松林裏廝殺追趕
夏侯成入深山裡去被酒家殺了貪戰賊兵直趕入亂山
深處迷踪失逕迤隨路尋去正到曠野琳琅山內忽遇
一箇老僧引領酒家到此處茅菴中囑付道柴米菜蔬都
有只在此間等候但見箇長大漢從松林深處來你便捉

住夜來望見山前火起小僧看了一夜又不知此間山徑
路數是何處今早正見這賊爬過山來因此俺一禪杖打
翻就捉來那了不想正是方臘宋江又問道那一箇老僧
今在何處魯智深道那箇老僧自引小僧到茅菴裡分付
了柴米出來竟不知投何處去了宋江道那和尚眼見得
是聖僧羅漢如此顯靈今吾師成此大功回京奏聞朝廷
可以還俗爲官在京師圖箇蔭子封妻光耀祖宗報答父
母劬勞之恩魯智深答道酒家心已成灰不願爲官只圓
尋箇淨了去處安身立命足矣宋江道吾師旣不肯還俗
便到京師去住持一箇名山只說大刹爲一僧首也光顯宗風
亦報答得父母智深聽了搖首叫道都不要佛多也無用

只得箇團團屍首佛便是強了宋江聽罷默上心來各不喜
歡點本部下將佐俱已數足教將方臘陷車盛了解上東
京面見天子催起三軍帶領諸將離了幫源洞清溪縣都
回睦州却說張招討會集都督劉光世童樞密從耿二叅
謀都在睦州聚齊合兵一處屯駐軍馬見說宋江獲了大
功拿住方臘解來睦州衆官都來慶賀宋江等諸將參拜
已了張招討童樞密等衆官張招討道已知將軍邊塞勞
苦損折弟兄今已全功實爲萬幸宋江再拜泣涕道當初
小將等一百八人破大遼還京都不曾損了一箇誰想首
先去了公孫勝京師已留下數人克復揚州渡大江怎知
十停去七今日宋江雖存有何面目再見山東父老故鄉

親戚張招討道先鋒休如此說自古道貧富貴賤宿生所
載壽天命長人生分定常言道有福人送無福人何以損
折將佐爲羞爲耻今日功成名顯朝廷知道必當重用封
官賜爵光顯門閭衣錦還鄉誰不稱羨閑事不須掛意只
顧收拾回軍朝覲宋江拜謝了總兵等官自來號令諸將
張招討已傳下軍令教把生擒到賊徒僞官等衆除留方
臘另行解赴東京其餘從賊都就睦州市曹斬首施行所
有未收去處衢婺等縣賊役賊官得知方臘已被擒獲一
半逃散一半都來睦縣自行投首拜叅張招討并衆官盡
皆准首復爲良民是就行出榜去各處招撫以安百姓其餘
隨從賊徒不傷人者亦准其自首投降復爲鄉民撥還產

業田園克復州縣已了各調守禦官軍護境安民不在話
下有詩爲証

柴進勾連用計深 幫源軍馬亂駸駸 奇功更有花

和尚 一杖生擒僭號人

所有這新克復睦州歙州清溪幫源二處城郭鎮市民安
物阜鄉村溪島山林俱各民安復業再說張招討衆官都
在睦州設太平宴慶賀衆將官僚賞勞三軍將校傳令教
先鋒頭目收拾朝京軍令傳下各各準備行裝陸續登程
且說先鋒使宋江思念亡過衆將洒然淚下不想患病在
杭州張橫穆弘等六人朱富穆春看視共是八人在彼後
亦各患病身死止留得楊林穆春到來隨軍征進想起諸

將勞苦今日太平當以超度便就睦州宮觀淨處揚起長
旛修設超度九幽拔罪好事做三百六十分羅天大醮追
薦前亡後化列位偏正將佐已了次日椎牛宰馬致備牲
醴與同軍師吳用等衆將俱到烏龍神廟裡焚帛享祭烏
龍大王謝祈龍君護祐之恩回至寨中所有部下正偏將
佐陣亡之人收得屍骸者俱令各自安葬已了宋江與盧
俊義收拾軍馬將校人員隨張招討回杭州聽候聖旨班
師回京衆多將佐功勞俱各造冊上了文簿進呈御前先
寫表章申奏天子三軍齊備陸續起程宋江看了部下正
偏將佐止剩得三十六員回軍那三十六人是

呼保義宋江

玉麒麟盧俊義

智多星吳用

大刀

關勝

豹子頭林冲

雙鞭呼延灼

小李廣花榮

小旋風柴進

撲天鵬李應

美髯公朱仝

花和尚

魯智深

行者武松

神行太保戴宗

黑旋風李逵

病關索楊雄

混江龍李俊

活閻羅阮小七

浪

子燕青

神機軍師朱武

鎮三山黃信

病尉遲孫立

混世

魔王樊瑞

轟天雷凌振

鉄面孔目裴宣

神笑子

蔣敬

鬼臉兒杜興

鉄扇子宋清

獨角龍鄒潤

一枝花蔡慶

錦豹子楊林

小遮欄穆春

出洞蛟

童威

翻江蜃童猛

鼓上蚤時遷

小尉遲孫新

母大虫顧大嫂

當下宋江因爲征勦方臘自渡江已過損折了許多將佐止剩得正偏將三十六員回京催促起人馬俱要到杭州取齊與張招討約會聽命朝覲宋江與同諸將引兵馬離了睦州前望杭州進發詩曰

宋江三十六 回來十八隻 內中有四箇 談笑又還鄉

正是收軍鑼響千山震德勝旗開十里紅馬上將敲金鞮響三軍齊唱凱歌回宋先鋒軍馬於路無話已回到杭州因張招討軍馬在城宋先鋒且屯兵在六和塔駐扎諸將都在六和寺安歇先鋒使宋江盧俊義早晚入城聽令且說魯智深自與武松在寺中一處歇馬聽候看見城外江

山秀麗景物非常心中歡喜是夜月白風清水天共碧二人正在僧房裡睡至半夜忽聽得江上潮聲雷響魯智深是關西漢子不會省得浙江潮信只道是戰鼓響賊人生發跳將起來○風○業○將○亮○矣○摸了禪杖大喝着便搶出來衆僧吃了一驚

都來問道師父何爲如此趕出何處去魯智深道酒家聽得戰鼓響待要出去廝殺衆僧都笑將起來道師父錯聽了不是戰鼓響乃是錢塘江潮信響魯智深見說吃了一驚問道師父怎地喚做潮信響寺內衆僧推開窻指着那潮頭叫魯智深看說道這潮信日夜兩番來並不違時刻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合當三更子時潮來因不失信爲之潮信魯智深看了從此心中忽然大悟拍掌笑道俺師父

如○今○知○
道○詩○將○
教○典○的○
友○不○濟○
事

智○真○長○老○曾○囑○付○與○酒○家○四○句○偈○言○道○是○逢○夏○而○擒○俺○在○
萬○松○林○裡○廝○殺○活○捉○了○箇○夏○侯○成○遇○臘○而○執○俺○生○擒○方○臘○
今○日○正○應○了○聽○潮○而○圓○見○信○而○寂○俺○想○既○逢○潮○信○合○當○圓○
寂○衆○和○尚○俺○家○問○你○如○何○喚○做○圓○寂○寺○內○衆○僧○答○道○你○是○
出○家○人○還○不○省○得○佛○門○中○圓○寂○便○是○死○魯○智○深○笑○道○既○然○
死○乃○喚○做○圓○寂○酒○家○今○已○必○當○圓○寂○煩○與○俺○燒○桶○湯○來○酒○
家○沐○浴○寺○內○衆○僧○都○只○道○他○說○要○又○見○他○這○般○性○格○不○敢○
不○依○他○只○得○喚○道○人○燒○湯○來○與○魯○智○深○洗○浴○換○了○一○身○御○
賜○的○僧○衣○便○叫○部○下○軍○校○去○報○宋○公○明○先○鋒○哥○哥○來○看○酒○
家○又○問○寺○內○衆○僧○處○討○紙○筆○寫○下○一○篇○頌○子○去○法○堂○上○捉○
把○禪○椅○當○中○坐○了○焚○起○一○爐○好○香○放○了○那○張○紙○在○禪○床○上○

人○知○
道○我○是○
承○當○
是○此○
禪○者

自○疊○起○兩○隻○脚○左○脚○搭○在○右○脚○自○然○天○性○騰○空○比○及○宋○八○
明○見○報○急○引○衆○頭○領○來○看○時○魯○智○深○已○自○坐○在○禪○椅○上○不○
動○了○看○其○頌○曰

平○生○不○修○善○果○ 只○愛○殺○人○放○火○ 忽○地○頓○開○金○枷○
這○里○指○斷○玉○瑣○ 咦○ 錢○塘○江○上○潮○信○來○ 今○日○方○知○
我○是○我○
通

宋○江○與○盧○俊○義○看○了○偈○語○嗟○嘆○不○已○衆○多○頭○領○都○來○看○視○
魯○智○深○焚○香○拜○禮○城○內○張○招○討○并○童○樞○密○等○衆○官○亦○來○拈○
香○拜○禮○宋○江○教○把○魯○智○深○衣○鉢○并○朝○廷○賞○賜○出○來○俵○散○衆○
僧○做○了○三○晝○夜○功○果○合○箇○朱○紅○龕○子○盛○了○直○去○請○徑○山○住○
持○大○惠○禪○師○來○與○魯○智○深○下○火○五○山○十○剎○禪○師○都○來○誦○經○

懺悔迎出龕子去六和塔後燒化那魯智深那徑山大惠
禪師手執火把直來龕子前指着魯智深道幾句法語是
魯智深魯智深起身自綠林兩隻放火眼一片
殺人心忽地隨潮歸去果然無處跟尋咄解
使滿空飛白玉能令大地作黃金通

大惠禪師下了火已了衆僧誦經懺悔焚化龕子在六和
塔山後收取骨殖葬入塔院所有魯智深隨身多餘衣鉢
金銀并各官布施盡都納入六和寺裡常住公用當下宋
江看視武松雖然不死已成廢人武松對宋江說道小弟
今已殘疾不愿赴京朝覲盡將身邊金銀賞賜都納此六
和寺中陪堂公用已作清閑道人十分好了哥哥造冊休

寫小弟進京宋江見說任從你心武松自此只在六和寺
中出家後至八十善終這是後話再說先鋒宋江每日去
城中聽令待張招討中軍人馬前進已將軍兵入城屯扎
半月之間朝廷天使到來奉聖旨令先鋒宋江等班師回
京張招討童樞密都督劉光世從耿二叅謀大將王稟趙
譚中軍人馬陸續先回京師去了宋江等隨即收拾軍馬
回京比及起程不想林冲染患風病癱了楊雄發背瘡而
死時遷又感攪腸沙而死宋江見了感傷不已丹徒縣又
申將文書來報說楊志已死葬於本縣山園林冲風癱又
不能痊就留在六和寺中教武松看視後半載而亡再說
宋江與同諸將離了杭州望京師進發只見浪子燕青私

自來勸主人盧俊義道小乙自幼隨侍主人蒙恩感德一言難盡今既大事已畢欲同主人納還原受官誥私去隱跡埋名尋箇僻淨去處以終天年未知主人意下若何盧

俊道自從梁山泊歸順宋朝已來北破遼兵南征方臘

勤勞不易邊塞苦楚弟兄殞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

要承錦還鄉圖箇封妻蔭子你如何却尋這等沒結果燕

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結果只恐主人此去定

無結果若燕青可謂知進退存亡之機矣有詩為証

畧地攻城志已酬 陳辭欲伴赤松遊 時人苦把功

名戀 只怕功名不到頭

盧俊義道燕青我不曾存半點異心朝廷如何負我燕青

道主人豈不聞韓信立下十大功勞只落得未央宮前斬

首彭越醢為肉醬英布弓弦藥酒主公你可尋思臨禍到

頭難走盧俊義道我聞韓信三齊擅自稱王教陳豨造反

彭越殺身亡家大梁不朝高祖英布九江受任要謀漢帝

江山以此漢高帝詐遊雲夢令呂后斬之我雖不曾受這

般重爵亦不曾有此等罪過燕青道既然主公不聽小乙

之言只怕悔之晚矣小乙本待去辭宋先鋒他是箇義重

的人必不肯放只此辭別主公盧俊義道你辭我待要那

里去燕青道也只在主公前後盧俊義笑道原來也只恁

地看你到那里燕青納頭拜了八拜當夜收拾了一擔金

珠寶貝挑着逕不知投何處去了次日早晨軍人收得字

破已自說

高人

痴人不可與言

紙一張來報覆宋先鋒宋江看那一張字紙時上面寫道是

辱弟燕青百拜懇告

先鋒主將麾下自蒙收錄多感厚恩効死幹功補報難盡今自思命薄身微不堪國家任用情愿退居山野爲一閑人本待拜辭恐主將義氣深重不肯輕放連夜潛去今留口號四句拜辭望乞主帥恕罪

情愿自將官誥納 不求富貴不求榮 身邊自有君

王赦 淡飯黃齏過此生

也罷

宋江看了燕青的書并四句口號心中鬱悒不樂當時盡收拾損折將佐的官誥牌面送回京師繳納還官宋兵人

馬迤邐前進比及行至蘇州城外只見混江龍李俊詐中

風疾倒在床上手下軍人來報宋先鋒宋江見報親自領

醫人來看治李俊李俊道哥哥休悞了回軍的程限朝廷

見責亦恐張招討先回日又哥哥憐憫李俊時可留下童

威童猛看視兄弟待病體痊可隨後趕來朝覲哥哥軍馬

請自赴京宋江見說心雖不然倒不疑慮只得引軍前進

又被張招討行文催趲宋江只得留下李俊童威童猛三

人自同諸將上馬赴京去了且說李俊三人竟來尋見費

保四箇不負前約七人都在榆柳莊上商議定了盡將家

私打造船隻從太倉港乘駕出海自投化外國去了後來

爲暹羅國之主童威費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職自取其樂

另霸海濱這是李俊的後話再說宋江等諸將一行軍馬
在路無話復過常州潤州相戰去處宋江無不傷感軍馬
渡江十存二三過揚州進淮安望京師不遠了宋江傳令
叫衆將各各準備朝覲三軍人馬九月二十後回到東京
張招討中軍人馬先進城去宋江等軍馬只就城外屯住
扎營于舊時陳橋驛聽候聖旨宋江叫裴宣寫錄見在朝
京大小正偏將佐數目共計二十七員正將一十二員宋
江盧俊義吳用關勝呼延灼花榮柴進李應朱仝戴宗李
逵阮小七偏將一十五員朱武黃信孫立樊瑞凌振裴宣
蔣敬杜興宋清鄒潤蔡慶楊林穆春孫新顧大嫂是日宋
江將大小諸將見在者歿于王事者錄其名數寫成謝恩
表章仍令正偏將佐俱各準備幞頭公服伺候朝見天子
三日之後上皇設朝近臣奏聞天子教宣宋江等面君朝
見正是

鷄鳴紫陌曙光寒

鶯囀皇州春色闌

金闕曉鐘開

萬戶

玉階仙仗擁千官

花迎劔珮星初落

柳拂

旌旗露未乾

宣召邊庭征戰士

九重深處見天顏

當下早朝道君天子陞座命侍御引進宋江等各具公服
入內朝見此日東方漸明宋江盧俊義等二十七員將佐
承旨卽忙上馬入城東京百姓看了時此是第三番朝見
想這宋江道初受招安時却奉聖旨都穿御賜的紅綠錦
襖子懸掛金銀牌面入城朝見破大遼之後回京師時天

子宣命都是披袍掛甲戎裝入城朝見今番太平回朝天子特命文扮却是幞頭公服入城朝覲東京百姓看了只剗得這幾箇回來衆皆嗟嘆不已宋江等二十七人來到正陽門下齊齊下馬入朝侍御史引至丹墀玉階之下宋江盧俊義爲首上前八拜退後八拜進中八拜三八二十四拜揚塵舞蹈山呼萬歲君臣禮足徽宗天子看見宋江等只剗得這些人員心中嗟念上皇命都宣上殿宋江盧俊義引領衆將都上金階齊跪在珠簾之下上皇命賜衆將平身左右近臣早把珠簾捲起天子乃曰朕知卿等衆將收勦江南多負勞苦卿之弟兄損折大半朕聞不勝傷悼宋江垂淚不起仍自再拜奏曰以臣鹵鈍薄才肝腦塗地亦不能報國家大恩昔日念臣共聚義兵一百八人登五臺發愿誰想今日十損其八謹錄人數未敢擅便具奏伏望天慈俯賜聖鑑上皇曰卿等部下歿於王事者朕命各墳加封不沒其功宋江再拜進上表文一通表曰

平南都總管正先鋒使臣宋江等謹上表伏念臣江等愚拙庸才孤陋俗吏徃犯無涯之罪幸蒙莫大之恩高天厚地豈能酬粉骨碎身何足報股肱竭力離水泊以除邪兄弟同心登五臺而發愿全忠秉義護國保民幽州城鏖戰遼兵清溪洞力擒方臘雖則微功上達奈緣良將下沉臣江日夕懷憂旦暮悲愴伏望天恩俯賜聖鑑使已歿者皆蒙恩澤見在生者得庇洪休臣江乞歸

田野愿作農民實陛下仁育之賜遂微臣退休之心誠
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江等不勝戰悚之至謹錄存歿人
數隨表上進以聞

陣亡正偏將佐五十九員

正將一十四員

秦明 徐寧 董平 張清 劉唐 史進

索超 張順 雷橫 石秀 解珍 解寶

阮小二 阮小五

偏將四十五員

宋萬 焦挺 陶宗旺 韓滔 彭玘 曹正

宣贊 孔亮 鄭天壽 施恩 鄧飛 周通

龔旺 鮑旭 段景住 侯健 孟康 王英

項克 李衮 單廷珪 呂方 燕順 馬麟

郭盛 歐鵬 郁保四 陳達 楊春 李忠

薛永 李雲 丁得孫 石勇 杜遷 鄒淵

李立 湯隆 王定六 蔡福 張青 郝思文

扈三娘 魏定國 孫二娘

於路病故正偏將佐一十員

正將五員

林冲 楊志 張橫 穆弘 楊雄

偏將五員

孔明 朱貴 朱富 白勝 時遷

杭州六和寺坐化正將一員

魯智深

折臂不願恩賜六和寺出家正將一員

武松

舊在京回還薊州出家正將一員

公孫勝

不願恩賜於路辭去正偏將四員

正將二員

燕青 李俊

偏將二員

童威 童猛

舊留在京師并取回醫士見在京偏將五員

安道全 皇甫端 金大堅 蕭讓 樂和

見在朝覲正偏將佐二十七員

正將一十二員

宋江 盧俊義 吳用 關勝 花榮 柴進

李應 呼延灼 朱仝 戴宗 李逵 阮小七

偏將一十五員

朱武 黃信 孫立 樊瑞 凌振 裴宣

蔣敬 杜興 宋清 鄒潤 蔡慶 楊林

穆春 孫新 顧大嫂

宣和五年九月

日先鋒使臣宋江

副先鋒臣盧俊義等謹上

表

上皇覽表嗟嘆不已乃日卿等一百八人上應星耀今止

有二十七人見存又辭去了四箇真乃十去其八矣隨降
聖旨將這已歿于王事者正將偏將各授名爵正將封爲
忠武郎偏將封爲義節郎如有子孫者就令赴京照名承
襲官爵如無子孫者勅賜立廟所在享祭惟有張順顯靈
有功勅封金華將軍僧人魯智深擒獲方臘有功善終坐
化於大刹加封義烈昭暨禪師武松對敵有功傷殘折臂
見於六和寺出家封贈清忠祖師賜錢十萬貫以終天年
已故女將二人扈三娘加封花陽郡夫人孫二娘加封旌
德郡君見在朝覲除先鋒使另封外正將十員各授武節
將軍諸州統制偏將十五員各授武奕郎諸路都統領管
軍管民省院聽調女將一員顧大嫂封授東源縣君

先鋒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

管副先鋒盧俊義加授武功大夫廬州安撫使兼兵

馬副總管軍師吳用授武勝軍承宣使關勝授大

名府正兵馬總管呼延灼授御營兵馬指揮使花

榮授應天府兵馬都統制柴進授橫海軍滄州都統

制李應授中山府鄆州都統制朱仝授保定府都

統制縣矣戴宗授兗州府都統制李逵授鎮江潤州都

統制縣矣阮小七授蓋天軍都統制

上皇敕命各各正偏將佐封官授職謝恩聽命給付賞賜

偏將一十五員各賜金銀三百兩綵段五表裡正將一十

員各賜金銀五百兩綵段八表裡先鋒使宋江盧俊義各

各賜金銀五百兩綵段八表裡先鋒使宋江盧俊義各

賜金銀一千兩錦段十表裡御花袍一套名馬一匹宋江等謝恩畢又奏睦州烏龍大王二次顯靈護國保民救護軍將以全德勝上皇准奏聖勅加封忠靖靈德普祐孚惠龍王御筆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因是方臘造反之地各帶反文字體清溪縣改爲淳安縣幫源洞鑿開爲山島勅委本州官庫內支錢起建烏龍大王廟御賜牌額至今古跡尚存江南但是方臘殘破去處被害人民普免差徭三年當日宋江等各各謝恩已了天子命設太平筵宴慶賀功臣文武百官九卿四相同登御宴但見屏開孔雀褥綉芙蓉黃金殿上開筵白玉堦前設宴朱紅臺上擺列着百味珍羞龍鳳卓圍設放着金銀器皿

是。

玻璃碗內供獻上熊掌駝蹄琥珀盃中滿斟下瑤池玉液珊瑚碟四時異果瑪瑙盤鳳髓龍肝教坊司搬演新文雜劇承應院擺列舞女歌姬光祿寺進呈御酒帝王開顏鴻臚寺報名賞宴臣宰歡忭大官署宰馬敲牛供筵賜飯珍羞署推裝果品美味時新往來進酒無非是紫衣陪臣上下傳盃盡都是錦衣內侍太平設宴顯皇上不負功臣德勝回朝是武將赤心報國盡鼓振敲歡宴美教坊齊賀太平歌

上皇設宴慶賀太平御筵已畢衆將謝恩宋江又奏臣部下自梁山泊受招安軍卒亡過大半尚有願還家者乞陛下聖恩優恤天子准奏降勅如願爲軍者賜錢一百定絹

是。

十疋於龍猛虎威二營收操月支俸糧養贍如不愿者賜錢二百疋定絹十疋各令回鄉爲民當差宋江又奏臣生居鄆城縣獲罪以來自不敢還鄉乞聖上寬恩給假回鄉拜掃省視親族却還楚州之任未敢擅便乞請聖旨上皇聞奏大喜再賜錢十萬貫作還鄉之資當日飲宴席終謝恩已罷辭駕出朝次日中書省作太平筵宴管待衆將第三日樞密院又設宴慶賀太平其張招討劉都督童樞密從耿二叅謀王趙二大將朝廷自陞重爵不在此本話內太乙院題本奏請聖旨將方臘於東京市曹上凌遲處死剛了三日示衆有詩爲証

宋江重賞陞官日

方臘當刑受剛時

善惡到頭終

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再說宋江奏請了聖旨給假回鄉省親當部下軍將愿爲軍者報名送發龍猛虎威二營收操關給賞賜馬軍守備愿爲民者關請銀兩各各還鄉爲民當差部下偏將亦各請受恩賜聽除官軍管民護境爲官關領誥命各人赴任與國安民宋江分派已了與衆暫別自引兄弟宋清帶領隨行軍健一二百人挑擔御物行李衣裝賞賜離了東京望山東進發宋江宋清在馬上衣錦還鄉回歸故里離了京師於路無話自來到山東鄆城縣宋家村鄉中故舊父老親戚都來迎接宋江回到莊上不期宋太公已死靈柩尚存宋江宋清痛哭傷感不勝哀戚家眷庄客都來拜見

兩箇種
盜回來

如何不
如篇
此都
是如

宋江莊院田產家私什物宋太公存日整置得齊備亦如
舊時宋江在莊上修設好事請僧命道修建功果薦拔亡
過父母宗親州縣官僚探望不絕擇日選時親扶太公靈
柩高原安葬是日本州官員親隣父老賓朋眷屬盡來送
奠已了不在話下宋江思念玄女娘娘愿心未酬將錢五
萬貫命工匠人等重建九天玄女娘娘廟宇兩廊山門粧
飾聖像彩畫兩廡俱已完備不覺在鄉日久誠恐上皇見
責選日除了孝服又做了幾日道場次後設一大會請當
村鄉尊父老飲宴酌盃以敘間別之情次日親戚亦皆置
筵慶賀以會故舊之心不在話下宋江將莊院交割與次
弟宋清雖受官爵只在鄉中務農奉祀宗親香火將多餘
錢帛散惠下民把閑話都打疊起有詩爲証

衣錦還鄉實可誇 承恩又復入京華 戴宗指點迷

途破 身退名全遍海涯

再說宋江在鄉中住了數月辭別鄉老故舊再回東京來
與衆弟兄相見衆人亦各自搬取老小家眷回京住的有
往任所去的亦有夫主兄弟歿於王事的朝廷已自頒降
恩賜金帛令歸鄉里優恤其家宋江自到東京每日給散
三軍諸將已亡過者家眷老小發遣回鄉都已完足朝前
聽命辭別省院諸官收拾赴任只見神行太保戴宗來相
探宋江坐間說出一席話來有分教宋公明生爲鄆城縣
英雄死作蓼兒洼土地只教名標史記幾千年事載丹書

百萬載正是凜凜清風生廟宇堂堂遺像在凌烟畢竟戴
宗對宋江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卓翁曰人但知魯智深成佛李俊爲王都是頂天立地
漢子不知燕青更不可及意者其猶龍乎意者其猶龍
乎。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十九

宋公明神聚義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一百

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兒洼

徽宗帝夢遊梁山泊

滿庭芳

罡星起河北豪傑四方揚五臺山發願掃清遼國轉名
香奉詔南收方臘催促渡長江一自潤州破敵席捲過
錢塘抵清溪登昱嶺涉高岡蜂巢勦滅斑師衣錦盡還
鄉堪恨當朝讒佞不識男兒定亂誑主降遺殃可憐一

場夢令人泪兩行哭他

話說宋江衣錦還鄉拜掃回京自離鄆城縣還至東京與
眾弟兄相會令其各人收拾行裝前往任所當有神行太

澄觀

頁海

保戴宗來探宋江二人坐間閑話只見戴宗起身道小弟
 已蒙聖恩除受兗州都統制今情愿納下官誥要去泰安
 州嶽廟裡陪堂求閑過了此生實為萬幸宋江道賢弟何
 故行此念頭戴宗道兄弟夜夢崔府君勾喚因此發了這
 片善心宋江道賢弟生身既為神行太保他日必作岳府
 靈聰自此相別之後戴宗納還了官誥去到泰安州岳廟
 裡陪堂出家在彼每日慇懃奉祀聖帝香火虔誠無忽後
 數月一夕無恙請眾道伴相辭作別大笑而終後來在岳
 廟裡累次顯靈州人廟祝隨塑戴宗神像於廟裡胎骨是
 他真身又有阮小七受了誥命辭別宋江已往蓋天軍做
 都統制職事未及數月被大將王稟趙譚懷挾幫源洞辱

用得用
 王趙大
 有見識

如小了。一。我。一。秋。如。如。
 七。視。併。性。失。帽。今。
 何。阮。失。命。官。的。戴。

罵舊恨累累於童樞密前訴說阮小七的過失曾穿着方
 臘的赭黃袍龍衣玉帶雖是一時戲耍終又懷心造意待
 要殺他亦且蓋天軍地僻人蠻必致造反童貫把此事達
 知蔡京奏過天子請降了聖旨行移公文到彼處追奪阮
 小七^是本身的官誥復為庶民阮小七見了^高心中也自歡喜
 帶了老母回還梁山泊石碣村依舊打魚為生奉養老母
 以終天年後自壽至六十而亡且說小旋風柴進在京師
 見戴宗納還官誥求閑去了又見說朝廷追奪了阮小七
 官誥不合戴了方臘的平天冠龍衣玉帶意在學他造反
 罰為庶民尋思我亦曾在方臘處做駙馬倘或日後奸臣
 們知得於天子前讒佞見責起來追了誥命豈不受辱不

此平天冠

容與堂藏板

如聞早自省。免受玷辱。推稱風疾。病患不時舉發。難以任用。不堪爲官。情願納還官誥。求閑爲農。辭別衆官。再回滄州。橫海郡爲民自在。過活。忽然一日無疾而終。李應授中山府都統制。赴任半年。聞知柴進求閑去了。自思也推稱風癱。不能爲官。申達省院。繳納官誥。復還故鄉。獨龍岡村中。過活。後與杜興一處作富豪。俱得善終。關勝在北京大名府總管兵馬。甚得軍心。衆皆欽伏。一日操練軍馬。回來因大醉失脚。落馬得病。身亡。呼延灼受御營指揮使。每日隨駕操備。後領大軍破大金兀朮四太子出軍。殺至淮西陣亡。只有朱仝在保定府管軍。有功後。隨劉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軍節度使。花榮帶同妻小妹子。前赴應天府。到任。吳用自來。單身只帶了隨行安童去。武勝軍到任。李逵亦是獨自帶了兩箇僕從。自來潤州到任。話說爲何只說這三箇到任。別的都說了絕後。結果爲這七員正將。都不厮見。着先說了結果。後這五員正將。宋江盧俊義。吳用花榮。李逵。還有厮會處。以此未說絕了結果。下來便見有詩爲証。

百八英雄聚義間 東征西討日無閑 甫能待得功成後 死別生離意莫還

再說宋江盧俊義在京師都分派了諸將賞賜各各令其赴任去訖。歿于王事者。正將家眷人口。關給與恩賞錢帛。金銀仍各送回故鄉。聽從其便。再有見在朝京偏將一十

五員除兄弟宋清還鄉爲農外杜興已自跟隨李應還鄉
去了黃信仍任青州孫立帶同兄弟孫新顧大嫂并妻小
自依舊登州任用鄒潤高不愿爲官回登雲山去了蔡慶跟
隨關勝仍回北京爲民裴宣自與楊林商議了自回飲馬
川受職求閑去了蔣敬思念故鄉愿回潭州爲民朱武自
來投授樊瑞道法兩箇做了全真先生雲遊江湖去投公
孫勝出家以終天年穆春自回揭陽鎮鄉中後爲良民凌
振砲手非凡仍授火藥局御營任用舊在京師偏將五員
安道全欽取回京就於太醫院做了金紫醫官皇甫端原
受御馬監大使金大堅已在內府御寶監爲官蕭讓在蔡
太師府中受職作門館先生樂和在駙馬王都尉府中盡

老清閑終身快樂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與盧俊義分別
之後各自前去赴任盧俊義亦無家眷帶了數箇隨行伴
當自望廬州去了宋江謝恩辭朝別了省院諸官帶同幾
箇家人僕從前往楚州赴任自此相別都各分散去了亦
不在話下且說宋朝元來自太宗傳太祖帝位之時說了
誓願以致朝代奸佞不清至今徽宗天子至聖至明不期
致被奸臣當道讒佞專權屈害忠良深可憫念當此之時
却是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變亂天下壞國壞家
壞民當有殿帥府太尉高俅楊戩因見天子重禮厚賜宋
江等這夥將校心內好生不然兩箇自來商議道這宋江
盧俊義皆是我等仇人今日倒吃他做了有功大臣受朝

廷這等欽恩賞賜却教他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我等省院
官僚如何不惹人耻笑自古道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楊戩道我有一計先對副了盧俊義便是絕了宋江一隻
臂膊這人十分英勇若先對副了宋江他若得知必變了
事到惹出一場不好高俅道愿聞你的妙計如何楊戩道
排出幾箇廬州軍漢來省院首告盧安撫招軍買馬積草
屯糧意在造反便與他申呈去太師府啓奏和這蔡太師
都瞞了等太師奏過天子請肯定奪却令人賺他來京師
待上皇賜御食與他於內下了些水銀却墜了那人腰腎
做用不得便成不得大事再差天使却賜御酒與宋江喫
酒裡也與他下了慢藥只消半月之間以定沒救高俅道

此計大妙有詩爲證

自古權奸害善良。不容忠義立家邦。皇天若肯明。

昭報。男作俳優女作倡。馬得好快活。

兩箇賊臣計議定了着心腹人出來尋覓兩箇廬州土人
寫與他狀子叫他去樞密院首告盧安撫在廬州卽日招
軍買馬積草屯糧意欲造反使人常往楚州結連安撫宋
江通情起義樞密院却是童貫亦與宋江等有讐當卽收
了原告狀子逕呈來太師府啓奏蔡京見了申文便會官
計議此時高俅楊戩俱各在彼四箇奸臣定了計策引領
原告人入內啓奏天子上皇曰朕想宋江盧俊義破大遼
收方臘掌握十萬兵權尚且不生反心今已去邪歸正焉

肯背反寡人不曾虧負他如何敢叛逆朝廷其中有詐未
審虛的難以准信當有高侏楊戩在傍奏道聖上道理雖
是忠愛人心難忖想必是盧俊義嫌官卑職小不滿其心
復懷反意不幸被人知覺上皇曰可喚來寡人親問自取
實招蔡京童貫又奏道盧俊義是一猛獸未保其心倘若
驚動了他必致走透深為未便今後難以收捕只可賺來
京師陛下親賜御膳御酒將聖言撫諭之窺其虛實動靜
若無不必究問亦顯陛下不負功臣之念上皇准奏隨卽
降下聖旨差一使命逕往廬州宣取盧俊義還朝有委用
的事天使奉命來到廬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直至州衙
開讀已罷話休絮繁盧俊義聽了聖旨宣取回朝便同使

命離了廬州一齊上了舖馬來京於路無話早至東京皇
城司前歇了次日早到東華門外伺候早朝時有太師蔡
京樞密院童貫太尉高俅楊戩引盧俊義於偏殿朝見上
皇拜舞已罷天子道寡人欲見卿一面又問廬州可容身
否盧俊義再拜奏道托賴聖上洪福齊天彼處軍民亦皆
安泰上皇又問了些閑話俄延至午尚膳厨官奏道進呈
御膳在此未敢擅便乞取聖旨此時高俅楊戩已把水銀
暗地着放在裏面供呈在御案上天子當面將膳賜與盧
俊義盧俊義拜受而食上皇撫諭道卿去廬州務要盡心
安養軍士勿生非意盧俊義頓首謝恩出朝回還廬州全
然不知四箇賊臣設計相害高俅楊戩相謂曰此後大事

定矣有詩為證

奸賊陰謀害善良 共為讒語惑徽皇 潛將鴆毒安

中饈 俊義何辜一命亡

不好

盧生已死 了彼 賈氏李 固如何 死而 死着死

再說盧俊義星夜便回廬州來覺道腰腎疼痛動舉不得不能乘馬坐船回來行至泗州淮河天數將盡自然生出事來其夜因醉要立在船頭上消遣不想水銀墜下腰胯并骨髓裡去冊立不牢亦且酒後失脚踏於淮河深處而死可憐河北玉麒麟屈作水中冤抑鬼從人打撈起屍首具棺槨殯於泗州高原深處本州官員動文書申覆省院不在話下且說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箇賊臣計較定了將賈泗州申達文書早朝奏聞天子說泗州申覆廬安撫

好計好 前一毫 不露痕 亦當是 教人妙 手

行至淮河墜水而死臣等省院不敢不奏今盧俊義已死只恐宋江心內設疑別生他事乞陛下聖鑑可差天使齎御酒往楚州賞賜以安其心上皇沉吟良久欲道不准未知其心意欲准理誠恐害人上皇無奈終被奸臣奸讒佞所惑片口張舌花言巧語緩裡取事無不納受遂降御酒二樽差天使一人賫往楚州限目下便行眼見得這使臣亦是高俅楊戩二賊手下心腹之輩天數只註宋公明合當命盡不期被這奸臣們將御酒內放了慢藥在裡面却教天使賫擎了逕往楚州來且說宋公明自從到楚州為安撫兼管總領兵馬到任之後惜軍愛民百姓敬之如父母被軍校仰之若神明訟庭肅然六事俱備人心既服軍民欽

宋公明到任之後惜軍愛民百姓敬之如父母

敬宋江赴任之後時常出郭遊翫原來楚州南門外有箇
去處地名喚做蓼兒洼其山四面都是水港中有高山一

座其山秀麗松柏森然甚有風水和梁山泊無異雖然是
箇小去處其內山峰環遶龍虎踞盤曲折峰巒坡堦臺砌

四圍港汊前後湖蕩儼然似水滸寨一般宋江看了心中
甚喜自己又想道我若死於此處風水堪為陰宅來但若身閑常去

遊翫樂情消遣話休絮煩自此宋江到任以來將及半載
時是宣和六年首夏初旬忽聽得朝廷降賜御酒到來與

衆出郭迎接入到公廨開讀聖旨已罷天使捧過御酒教
宋安撫飲畢宋江亦將御酒回勸天使此天使推稱自來不

會飲酒御酒宴罷天使回京宋江備禮饋送天使天使不
受而去宋江自飲御酒之後覺道肚腹疼痛心中疑慮想

被下藥在酒裡却自急令從人打聽那來使時於路館驛
却又飲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計必是賊臣們下了藥酒乃

嘆曰我自幼學儒長而通吏不幸失身於罪人未並不會行
半點異心之事今日天子信聽讒佞賜我藥酒得罪何辜

我死不爭只有李逵見在潤州都統制他若聞知朝廷行
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義之事

壞了只除是如此行方可有詩為證
奸邪誤國太無情 火烈擎天白玉莖 他日三邊如

有警 更憑何將統雄兵

連夜使人往潤州喚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別有商議且說

自底為家

卷之二十一 宋江上梁山 第五十四回

黑旋風李逵自到潤州爲都統制只是心中悶倦與衆終
日飲酒只愛貪盃聽得楚州宋安撫差人到來有請李逵
道哥哥取我必有話說便同幹人好直性人下了船直到楚州逕入
州治拜見宋江道兄弟自從分散之後日夜只是想念衆
人吳用軍師武勝軍又遠花知寨在應天府又不知消耗
只有兄弟在潤州鎮江較近特請你來商量一件大事李
逵道哥哥甚麼大事宋江道你且飲酒宋江請進後廳見
成盃盤隨即管待李逵喫了半晌酒食將至半酣宋江便
道賢弟不知我聽得朝廷差人賣藥酒來賜與我喫如死
却是怎的好李逵性還大叫一聲哥哥反了罷宋江道兄弟軍
馬盡都沒了兄弟們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李逵道我鎮

痴子做
不來了

江有三千軍馬哥哥這里楚州軍馬盡點起來并這百姓
都盡數起去併氣力招軍買馬殺將去只是再上梁山泊
倒快活強似在這奸臣們手下受氣宋江道兄弟且慢着
再有計較不想昨日那接風酒內已下了慢藥當夜李逵
飲酒了次日具舟相送李逵道哥哥幾時起義兵我那里
也起軍來接應宋江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
賜藥酒與我服了死在旦夕我爲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
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
忠心不負朝廷我死之後恐怕你造反壞了我梁山泊替
天行道忠義之名因此請將你來相見一面昨日酒中已
與了你慢藥服了回至潤州必死你死之後可來此處楚

死○如○也
與○別○人
不○同

州南門外有箇蓼兒洼風景盡與梁山泊無異和你陰魂
相聚我死之後屍首定葬於此處我已看定了也言訖墮
淚如雨李逵見說亦垂淚道罷罷罷生時伏侍哥哥死了
也只是哥哥部下一箇小鬼言訖淚下便覺道身體有些
沉重當時洒淚拜別了宋江下船回到潤州果然藥發身
死有詩爲證

宋江飲毒已知情 恐壞忠良水滸名 便約李逵同

一死 蓼兒洼內起佳城

李逵臨死之後付囑從人我死了可千萬將我靈柩去楚
州南門外蓼兒洼和哥哥一處埋葬囑罷而死從人置備
棺槨盛貯不負其言扶柩而往原來楚州南門外蓼兒洼

如果風景異常四面俱是水中有此山宋江自到任以來
便看在眼裡常時遊翫樂情雖然窄狹山峰秀麗與梁山
泊無異常言我死當葬於此處不期果應其言宋江自與
李逵別後心中傷感思念吳用花榮不得會面是夜藥發
臨危囑付從人親隨之輩可依我言將我靈柩殯葬此間
南門外蓼兒洼高原深處必報你衆人之德乞依我囑言
訖而逝有詩爲証

受命爲臣賜錦袍 南征北伐有功勞 可憐忠義難

容世 鳩酒奸讒竟莫逃

宋江從人置備棺槨依禮殯葬楚州官吏聽從其言不負
遺囑當與親隨人從本州吏胥老幼扶宋公明靈柩葬於

蓼兒注數日之後李逵靈柩亦從潤州到來從人不違其
言扶柩葬于宋江墓側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始爲放火圖財賊 終作投降受命人 千古英雄兩
坯土 暮雲衰草倍傷神

且說宋清在家患病聞知家人回來報說哥哥宋江已故
在楚州病在鄆城不能前來津送後又聞說葬于本州南
門外蓼兒注只令得家人到來祭祀看視墳塋修築完備
回復宋清不在話下却說武勝軍承宣使軍師吳用自到
任之後常常心中不樂每每思念宋公明相愛之心忽一
日心情恍惚寢寐不安至夜夢見宋江李逵二人扯住衣
服說道軍師我等以忠義爲主替天行道於心不曾負了

朝廷見
宋公明
直是這
般冤枉

天子今朝廷賜飲藥酒我死無辜身亡之後見已葬於楚
州南門外蓼兒注深處軍師若想舊日之交情可到墳塋
親來看視一遭吳用要問備細撒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
吳用淚如雨下坐而待旦得了此夢寢食不安次日便收
拾行李逕往楚州來不帶從人獨自奔來於路無話前至
楚州到時如果宋江已死只聞彼處人民無不嗟嘆吳用
安排祭儀直至南門外蓼兒注尋到墳塋哭祭宋公明李
逵就於墓前以手摑其墳塚哭道仁兄英靈不昧乞爲昭
鑒吳用是一村中學究始隨晁蓋後遇仁兄救護一命坐
享榮華到今數十餘載皆賴兄長之德今日旣爲國家而
死托身顯靈與我兄弟無以報答愿得將此良夢與仁兄

生死交
情

同會於九泉之下言罷痛哭正欲自縊只見花榮從船上
飛奔到於墓前見了吳用各吃一驚吳學究便問道賢弟
在應天府爲官緣何得知宋兄長已喪花榮道兄弟自從
分散到任之後無日身心得安常想念衆兄之情因夜得
一異夢夢見宋公明哥哥和李逵前來扯住小弟訴說朝
廷賜飲藥酒鴆死見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洼高原之上
兄弟如不棄舊可到墳前看望一遭因此小弟擲了家間
不避驅馳星夜到此吳用道我得異夢亦是如此與賢弟
無異因此而來看探墳所今得賢弟知而到來在此最好
吳某心中想念宋公明恩義難報交情難捨正欲就此處
自縊一死冤魄與仁兄同聚一處以表忠義之心花榮道
軍師既有此心小弟便當隨之亦與仁兄同盡忠義似此
真乃死生契合者也有詩爲證

紅蓼洼中客夢長 花榮吳用苦悲傷 一腔義烈元

相契 封樹高懸兩命干

吳用道我指望賢弟看見我死之後葬我於此你如何也
行此義花榮道小弟尋思宋兄長仁義難捨恩念難忘我
等在梁山泊時已是大罪之人幸真然不死累累相戰亦爲
好漢感得天子赦罪招安北討南征建立功勳今已姓揚
名顯天下皆聞朝廷既已生疑高必然來尋風流罪過倘若
被他奸謀所施誤受刑戮那時悔之無及如今隨仁兄同
死於黃泉也留得箇清名於世屍必歸墳矣吳用道賢弟

你聽我說我已單身又無家眷死却何妨你今見有幼子
嬌妻使其何依花榮道此事不妨自有囊篋足以餬口妻
室之家亦自有人料理兩箇大哭一場雙雙懸於樹上自
縊而死船上從人又等不見本官出來都到墳前看時只
見吳用花榮自縊身死慌忙報與本州官僚置備棺槨葬
於蓼兒洼宋江墓側宛然東西四坵楚州百姓感念宋江
仁德忠義兩全建立祠堂四時享祭里人祈禱無不感應
且不說宋江在蓼兒洼累累顯靈所求立應却說道君皇
帝在東京內院自從賜御酒與宋江之後聖意累累設疑
又不知宋江消息常只掛念於懷每日被高俅楊戩議論
奢華受用所惑只要閉塞賢路謀害忠良忽然一日上皇

這李師師也
老了

在內宮閑褻猛然思想起李師師就從地道中和兩箇小
黃門逕來到他後園中拽動鈴索李師師慌忙迎接聖駕
到於卧房內坐定上皇便叫前後關閉了門戶李師師盛
粧向前起居以罷天子道寡人近感微疾見今神醫安道
全看治有數十日不曾來與愛卿相會思慕之甚今一見
卿朕懷不勝悅樂有詩爲証

不見芳卿十日餘 朕心眷戀又踟躕 今宵得遂風
流興 美滿恩情錦不如

李師師奏道深蒙陛下眷愛之心賤人愧感莫盡房內鋪
設酒肴與上皇飲酌取樂纔飲過數盃只見上皇神思困
倦點的燈燭熒煌忽然就房裡起一陣冷風上皇見箇穿

莫非李師師又

有外而
發作起
來

黃衫的立在面前上皇驚起問道你是甚人豈來到這里
那穿黃衫的人奏道臣乃是梁山泊宋江部下神行太保
戴宗上皇道你緣何到此戴宗奏曰臣兄宋江只在左右
啓請陛下車駕同行上皇曰輕屈寡人車駕何往戴宗道
自有清秀好去處請陛下游翫上皇聽罷此語便起身隨
戴宗出得後院來見馬車足備戴宗請上皇乘馬而行但
見如雲似霧耳聞風雨之聲到一箇去處則見

漫漫烟水隱隱雲山不觀日月光明只見水天一色紅
瑟瑟滿目蓼花綠依依一洲蘆葉雙雙鷓鴣遊戲在沙
渚磯頭對對鴛鴦睡宿在敗荷汀畔林巒霜葉紛紛萬
片火龍鱗堤岸露花簇簇千雙金獸眼淡月踈星長夜

景涼風冷露九秋天

當下上皇在馬上觀之不足問戴宗道此是何處屈寡人
到此戴宗指着山上關路道請陛下行去到彼便知上皇
縱馬登山行過三重關道至第三座關前見有百餘人俯
伏在地盡是披袍掛鎧戎裝革帶金盃金甲之將上皇大
驚連問道卿等皆是何人只見爲頭一箇鳳翅金盃錦袍
金甲向前奏道臣乃梁山泊宋江是也上皇曰寡人已教
卿在楚州爲安撫使卻緣何在此宋江奏道臣等謹請陛
下到忠義堂上容臣細訴衷曲枉死之冤上皇到忠義堂
前下馬上堂坐定看堂下時烟霧中拜伏着許多人上皇
猶豫不定只見爲首的宋江上階跪膝向前垂淚啓奏上

皇道卿何故淚下宋江奏道臣等雖曾抗拒天兵素秉忠義並無分毫異心自從奉陛下勅命招安之後北退遼兵東擒方臘弟兄手足十損其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已來與軍民水米無交天地共知臣心陛下賜以藥酒與臣服吃臣死無憾但恐李逵懷恨輒起異心臣特令人去潤州喚李逵到來親與藥酒鴆死吳用花榮亦爲忠義而來在臣塚上俱皆自縊而亡臣等四人同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洼里人憐憫建立祠堂於墓前今臣等與衆已亡者陰魂不散俱聚於此伸告陛下訴平生衷曲始終無異乞陛下聖鑑上皇聽了大驚曰寡人親差天使親賜黃封御酒不知是何人換了藥酒賜卿宋江奏道陛下可問來

使便知奸弊所出也上皇看見三關寨柵雄壯慘然問曰此是何所卿等聚會於此宋江奏曰此是臣等舊日聚義梁山泊也上皇又曰卿等已死當往受生於陽世何故相聚於此宋江奏道天帝哀憐臣等忠義蒙玉帝符牒敕命封爲梁山泊都土地因到鄉中爲神衆將已會於此有屈難伸特令戴宗屈萬乘之主親臨水泊懇告平日之衷曲上皇曰卿等何不詣九重深苑顯告寡人宋江奏道臣乃幽陰魂魄怎得到鳳闕龍樓今者陛下出離宮禁屈邀至此上皇曰寡人久坐可以觀翫否宋江等再拜謝恩上皇下堂回首觀看堂上牌額大書忠義堂三字上皇點頭下皆忽見宋江背後轉過李逵手搭雙斧厲聲高叫道皇帝

皇帝你怎地聽信四箇賊臣挑撥屈壞了我們性命今日
既見正好報仇黑旋風說罷輪起雙斧逕奔上皇天子吃
這一驚撒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渾身冷汗閃開雙眼見
燈燭熒煌李師師猶然未寢有詩爲證

偶入青樓訪愛卿 夢經水滸見豪英 無窮冤抑當
增訴 身後何人報不平

上皇問曰寡人恰纔何處去來李師師奏道陛下適間伏
枕而卧上皇却把夢中神異之事對李師師一一說知李
師師又奏曰凡人正直者必然爲神也莫非宋江端的已
死是他故顯神靈托夢與陛下上皇曰寡人來日必當舉
問此事若是如果真實必須與他建立廟宇勅封烈侯李

師師奏曰若聖上如此加封顯陛下不負功臣之德上皇
當夜嗟嘆不已次日早朝傳聖旨會群臣於偏殿當有蔡
京童貫高俅楊戩朝罷慮恐聖上問宋江之事已出宮去
了只有宿太尉等近上大臣在彼侍側上皇便問宿元景
曰卿知楚州安撫宋江消息否宿太尉奏道臣雖一向不
知宋安撫消息臣昨夜得一異夢甚是奇怪上皇曰卿得
異夢可奏與寡人知道宿太尉奏曰臣夢見宋江親到私
宅戎裝慣帶頂盔掛甲見臣訴說陛下以藥酒見賜而亡
楚人憐其忠義葬於本州南門外蓼兒洼內建立祠堂四
時享祭上皇聽罷搖着頭道此誠異事與朕夢一般又分
符宿元景道卿可使心腹之人往楚州體察此事有無急

奉回報宿太尉是日領了聖旨自出官焚歸到私宅便差
心腹之人前去楚州打聽宋江消息不在話下次日上皇
駕坐文德殿見高俅楊戩在側聖旨問道汝等省院近日
知楚州宋江消息否二人不敢啓奏各言不知上皇展轉
心疑龍體不樂且說宿太尉幹人已到楚州打探回來備
說宋江蒙御賜飲藥酒而死已喪之後楚人感其忠義今
葬於楚州蓼兒洼高原之上更有吳用花榮李逵三人一
處埋葬百姓哀憐蓋造祠堂於墓前春秋祭賽虔誠奉事
士庶祈禱極有靈驗宿太尉聽了慌忙引領幹人入內備
將此事面奏天子上皇見說不勝傷感次日早朝天子大
怒當百官前責罵高俅楊戩敗國奸臣壞寡人天下二人

俯伏在地叩頭謝罪蔡京童貫亦向前奏道人之生死皆
由註定省院未有來文不敢妄奏其實不知昨夜楚州纔
有申文到院目今臣等正欲啓奏聖上正待取問此事上
皇終被四賊曲爲掩飾不加其罪當卽喝退高俅楊戩便
教追要原贖御酒使臣不期天使自離楚州回還已死於
路宿太尉次日見上皇於偏殿駕坐再以宋江忠義爲神
顯靈士庶之事奏聞天子上皇准宣宋江親弟宋清承襲
宋江名爵不期宋清已感風疾在身不能爲官上表辭謝
只願鄆城爲農上皇憐其孝道賜錢十萬貫田三千畝以
贍其家待有子嗣朝廷錄用後來宋清生一子宋安平應
過科舉官至秘書學士這是後話再說上皇具宿太尉所

孫強盜子

奏親書聖旨來 到宋江爲忠烈義濟 侯仍勅賜錢

梁山泊起蓋廟宇大建祠堂粧塑宋江等歿于王事諸多
將佐神像勅賜殿宇牌額御筆親書靖忠之廟濟州奉勅
於梁山泊起造廟宇但見

金釘朱戶玉柱銀門畫棟雕梁朱簷碧瓦綠欄干低應
軒窻綉簾幙高懸寶檻五間大殿中懸敕額金書兩廡
長廊綵畫出朝入相綠槐影裡櫺星門高接青雲翠柳
陰中靖忠廟直侵霄漢黃金殿上塑宋公明等三十六
員天罡正將兩廊之內列朱武爲頭七十二座地煞將
軍門前侍從猱獍部下神兵勇猛紙爐巧匠砌樓臺四
季焚燒楮帛桅竿高豎掛長幡二社鄉人祭賽庶民恭

敬正神祇祀典朝參忠烈帝萬年香火享無窮千載勛
勲標史記又有絕句一首詩曰

天罡盡已歸天界 地煞還應入地中 千古爲神皆

廟食 萬年青史播英雄

後來宋公明累累顯靈百姓四時享祭不絕梁山泊內祈
風得風禱雨得雨又在楚州蓼兒洼亦顯靈驗彼處人民
重建大殿添設兩廊奏請賜額粧塑神像三十六員於正
殿兩廊仍塑七十二將侍從人衆楚人行此誠心遠近祈
禱無有不應護國保民受萬萬年香火年年享祭歲歲朝
參萬民頂禮保安寧士庶恭祈而賜福至今古跡尚存太

史有唐律二首 哀挽詩曰

莫把行藏

九

韓彭當日亦

一

心征服

鋒日

百戰擒遼破敵年

煞曜罡星今已矣

諛臣

賊相尚依然

早知鴆毒埋黃壤

學取鴟夷泛釣船

生當廟食死封侯

男子平生志已酬

鉄馬夜嘶山

月暗

玄猿秋嘯暮雲稠

不須出處求真跡

却喜

忠良作話頭

千古蓼洼埋玉地

落花啼鳥總關愁

李卓吾曰施羅二公真是妙手臨了以夢結局極有深
意見得從前種種都是說夢不然天下那有強盜生封
侯而死而食之理只是借此以發洩不平耳讀者認真
便是痴人說夢

卷之一百終

